看台湾

“冒烟”产业也美丽

本报记者　**任成琦**　文/图

台泥花莲和平厂厂区

五彩斑斓的热带鱼，在花莲水泥厂边的珊瑚丛中游来游去；幸福甜蜜的新人，竟然在新北市的垃圾焚化发电厂喜结秦晋；依靠碳捕捉技术，水泥业也可以实现“柳暗花明”的转型，转进医美领域……一般人的眼里，“冒烟才能生财”的水泥产业，一定是碳排放甚至污染大户。不过在参观了刚刚度过70岁生日的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泥”）后，这种传统观念该变变了。

变废为宝

台泥花莲和平厂，位于台湾东海岸，毗邻浩瀚的太平洋。厂区周围，是密布的自然保护区和生态公园。厂区海港码头里，鱼儿成群结队在清澈见底的海水里游弋。如果不是看到褐黄色相间的菱形图腾般的高耸烟囱，绝想不到这是一家水泥厂的厂区周边环境。

台泥公司董事长辜成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念念不忘的就是他的最新杰作——碳捕捉和利用技术。囿于传统技术，水泥厂都是碳排放大户，产生的最大宗垃圾为二氧化碳。在地球渐渐“发烧”，温室效应日益显现的当代，如何在传统产业继续发展的基础上消减其副作用？

数年前，辜成允拜访台湾“工研院”，双方合作在和平厂开发碳捕捉技术的钙回路实验工厂。现场的“工研院”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钙回路捕获二氧化碳的技术原理，是利用氧化钙与二氧化碳结合后，所产生的碳酸钙再经过控制条件下的高温处理，将二氧化碳释放出来，而剩余的物质又还原为氧化钙，在吸放之间重复循环，达到捕获二氧化碳的目的。经反覆多次循环，可将水泥厂制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捕获90%以上，并收集起来。

该技术的最大亮点是，捕获的二氧化碳因为其洁净、高品质的特性，可做进一步产业应用。台泥充分再利用这些捕获的“废气”，开发微藻养殖技术，提炼化妆品常用的重要原料——虾红素。变废为宝的同时，台泥也借此跨界踏进医疗美容领域。

如今碳捕捉成本从最初每吨130美元降至约60美元，辜成允希望能将其降到30美元以下，如此其商业价值将进入可规模化操作的井喷期。“以后生产水泥可能就是一个副业了，主业是碳捕捉，生产健康食品或是化妆品的原料。”辜成允计划着。

趋之若鹜

在八里垃圾焚烧发电厂，我们碰到了一场婚礼。熙熙攘攘的宾客们来来往往，一对新人就在厂区的餐厅内接受人们的祝福。百年好合与废物处理，总是怪怪的不搭。但现实是，在这里举办婚礼是附近年轻人钟爱的一种风潮。

由台泥集团旗下公司负责运营的这家垃圾焚烧厂位于新北市，面朝着大海和港口，工厂外观由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设计，采用了与卢浮宫金字塔类似的玻璃帷幕。垃圾日处理量可达1350吨，占到新北市垃圾产生量约四成；每小时发电3.5万千瓦时；各种废气由袋式集尘器回收。

这是一个典型的用水泥窑的方式处理生活生产废弃物的样本。一是垃圾焚烧后含重金属的灰渣可以和发电厂的灰渣一样作为水泥生产的原料，另一方面，水泥窑温度高达1800℃左右，足以分解掉垃圾低温焚烧时产生的二恶英，避免环境污染。

环保和健康永远是民众关注的重点。在八里厂，垃圾焚烧后沉降在烟气净化系统及烟囱底部的飞灰，被收集后通过密封的槽车运到填埋场。污染物二恶英每个季度监测一次，排放量比标准规定还要低一半。其他可实时监测的污染物浓度，则在大门口显示屏上显示，公众也可在网站上查询。

逛遍整个厂区，绝对没有一般垃圾处理厂的异味甚至恶臭，装有玻璃帷幕的主体建筑也有别于以往焚化厂给人阴暗、脏乱的刻板印象，厂内的温水游泳池、环保梦工场、婚礼宴会厅等，免费对外开放，则发挥了敦亲睦邻的公益作用。商业属性、环保属性和公益属性三合一，往往就会引领风气之先，让崇尚环保理念的年轻人从心底里认可，不但不会掩鼻而走，反而在解决终身大事来此留影。

理念变身

“我们为什么要拿出钱来做碳捕捉的研究与开发？”辜成允在接受采访时自我设问。

他说，台泥走过70年，有一个核心价值与经营理念越来越清晰，那就是“环保是责任、不是成本”。往深里说，“永续经营，永续地球”，现实的经济效益并不是唯一需要考量的，要看企业的经营有没有影响到人类的文明，“而人类的文明，跟三样东西的持续供应相关——干净的水、干净的空气、充足的粮食。”从现实看，“做好环保工作，能降低原料的使用或增加产品的销售，从而降低成本。”无论是碳捕捉，还是垃圾发电，莫不是这种思路的彰显。

台泥也曾走过一些弯路，真正变身的转折点，是在花莲和平厂。和平厂开“水泥、发电、环保，三位一体，资源互补”之先河，“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与一般在“半山上凿洞裸露”开矿不同，和平厂在矿区山上安装了三套竖井开采系统，矿石采出后，就从山顶直落到山底部，再直接由输送带运送到厂区内，整体开采流程无裸露且不需要卡车运输，避免了扬尘和汽车尾气排放问题。

这三个竖井共投入新台币37.5亿元，当年对台泥来讲是一笔巨资。辜成允说，我们还是坚持去做了，“环保是科学问题，没有做不到的，只是看要花多大的代价。”这么多年过去了，细算环保账，应该是不亏。如今的台湾，环保产业蔚然成风，开始迎来循环经济的时代。把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放进下一个生产循环再利用，做成副产品，成为驱动新成长的“第二曲线”。

台泥从单纯卖水泥的污染公司，逐渐跨入环保、环保服务、保育的循环经济价值链，辜成允承认，这条路很长，但理念和追求绝对不会变。他也愿意把经验和教训与大陆业者分享。辜成允认为，现在全球最新的水泥生产线在大陆，如果有高瞻远瞩的规划，企业严格执行，则大陆水泥业有能力成为全世界最环保的“模范生”。

湖畔之森民宿

住的不是民宿　是梦想

叶青林　文/图

到宜兰旅行，如果不选择住在民宿，真的是一大遗憾。飞鸟小屋的阁楼、和盛66的水田、湖畔之森的一抹水、壮围张宅的四合院、蜻蜓石的海天一色……都能让人在异乡找到回家的感觉。

推开三星乡安农溪畔飞鸟小屋的小门，满院子的绿意。走上楼梯，打开房间木门，仿佛回到了乡下外婆家的童年时代。清晨，沿着安农溪散步，一步步走到乡间的宁静里。主人此时已准备好早餐，有自制的面包和咖啡、红茶、水果，在满室书香和静立一隅的钢琴、单车的陪伴下用餐，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住在湖畔之森，晨昏日暮可独享整片湖面，几只还没躲进芦苇丛的野鸭和你相伴，每次离开，都会想着再来。礁溪的合盛36弥漫着温泉水汽，礁溪街上的繁华喧闹被关在了门外，可一个人独享礁溪大澡堂文化。而合盛66民宿则在头城的水田中央，“我们坚持每天只接一组客人，给好友一个完整的空间，有家的感觉”，主人律莹说。

头城山上的蜻蜓石民宿是歌手蔡琴的私藏景点，一去再去。她带着自己的团队成员到蜻蜓石度假，半夜荡秋千看月亮，晚上舍不得睡觉，自己一个人去散步。从头城镇转武营路，5公里山路，一路上尽情呼吸山林花草的芬芳，远眺龟山岛太平洋的辽阔，蜻蜓石民宿遥遥在望，心情已经舒展开，“穿花蝴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台湾大学生物资源暨农学院昆虫学系名誉教授石正人，10几年前带着学生到附近采集昆虫做标本，一到此地就“感觉到说不出来的舒服”，于是有了退休后和太太张圣洁到这里男耕女织的梦想。12公顷的土地，自己在A3纸上画好设计图，再用12年的时间一点一点把图纸变成现实，就有了这家民宿。

“来这里可以解放视觉，解放思想，解放心灵，”张圣洁说。

壮围张宅低调地隐匿在田边，四合院的建筑，贴近土地。“我要盖我要住的房子”，主人张亮说：“盖房子要盖好宅，而不是豪宅。”

宜兰被称为台湾的民宿之乡，合法民宿牌照已经发了3000多张。宜兰的民宿，先满足了民宿主人的生活梦想，又把这些梦想分享给了萍水相逢的旅人。

梦想生活，远离世俗的羁绊。哪怕只有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也好。

热词解析

宁　养

宁养是源于上世纪60年代英国的一个概念，指对晚期癌症患者提供镇痛、安慰的服务，后来西方医疗机构称之为“姑息治疗”，日本称为“安宁疗护”，香港称为“宁养服务”。1998年，李嘉诚基金会捐资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创建了中国内地第一家宁养院，并于2001年推出“人间有情”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目前，李嘉诚基金会已在内地和香港兴建了40多所宁养院，宁养院提供上门服务，为病人进行阵痛治疗、心理舒缓，并为家属做哀伤辅导。

据中新社报道，内地与香港的宁养机构近日在广东汕头举行服务交流会，宁养机构负责人、肿瘤科医生、舒缓治疗医师、资深护师、护士、社工等与会。香港伊利沙伯医院临床肿瘤科资深护师冼艳清表示，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然过程，让入住宁养院的癌症末期病患有尊严地度过临终阶段，安慰家属的哀伤，是提供优质安老服务的重要一环。 云南省德宏州宁养院护士长章冰说，他们的宁养院是首家开设在偏远、贫穷、少数民族地区、地州级医院的试点宁养院，她介绍了适合当地的宁养疗护模式。

宁养的概念通过宁养院被内地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与认同，宁养院不仅是“生命尽头宁静的港湾”，也成为医德、社工和义工的培训基地。

（邰文欣）

两岸携手说南北极

近日，《地球的尽头——南北极特展》在位于杭州的浙江自然博物馆举行，展览由浙江自然博物馆和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共同举办，吸引不少学生和家长前来了解极地科考的成果。

龙　巍摄

说香港

大馆的故事

本报记者　**陈晓星**

近日，香港出版新书《大馆——中央警署跨世纪档案》，作者就是曾在大馆工作的警务人员，他以亲历亲闻带领读者逛遍大馆，感受百年历史风云。

大馆，是香港中环一个有150多年历史的建筑群，曾是英国殖民统治的法治中心，包括“中区警署”、“中央警署”、域多利监狱都曾设置于此。现在这组建筑成为香港法定古迹，其维多利亚式和希腊式建筑样貌传递着历史信息，石柱、红砖墙、圆顶、锻铁护栏、木质楼梯等，带人进入时光隧道。

据新书披露，在大馆之前，英军已在附近山坡搭建了简陋监狱。1841年1月26日，英军登陆香港实行殖民统治，陆军上尉威廉坚伟（William Caine）被任命为总巡理府，集执法和司法权于一身，拘捕、检控、审讯和惩处全由他定夺。

在军法统治下，很多犯案不重的人特别是华人都被重判，监狱人满为患，于是兴建了香港第一所监狱，命名为中央监狱，于1841年8月建成。后改名为域多利监狱（Victoria Prison）。

新书介绍了大馆的“酒杯底”文化，当时大馆设警官餐厅，名为餐厅，却是权力核心所在，很多大大小小的决策，特别是人事安排均在此决定，警官的前程也与在此地受欢迎的程度相关。餐厅设酒吧，直至上世纪80年代，警队的高层一直都是外国人，酒吧也是他们的天地，不少人几乎每天泡在这里，被港人称为“大醉侠”。

香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立法严禁酒驾，警队也推行“健康生活”，酒吧不再红火。

警官餐厅很西化，可容纳百人，有西餐和自助餐，每月都有一次“咖喱餐”或其他形式的聚会专供会员。餐厅在星期五晚上设有 “欢乐时光（Happy Hour）”，免费供应香肠圈、炸洋葱圈、咖喱角、三明治、芝士等，饮品和酒则平摊，其实这是华人警员“资助”外籍同事，因为华人警员喝得少而且早退场，而外籍同事往往喝到天亮。后来“欢乐时光”改变规则，晚9时前酒水平摊，之后“自饮自签”。

香港最早的交通管理也始于大馆。上世纪之前，香港的道路供牛车、马车、轿子和人力车使用。1900年前后，路上才开始有汽车行驶，汽车打破了原有的道路秩序，争路的情况开始出现，香港警队便于1915年8月1日委任洋督察嘉乐为交通警察，他也成了香港第一位交警，同年10月又有4名印度籍警员和一名中国籍警员被派为交通警察。现在，香港专责交通的警察已由当年的6名增至千人，年轻一辈的交警也许都不知道那6名前辈的故事了。

如果您去香港，乘地铁在中环站下车，出D1站口，步行至威灵顿街转荷里活道，就能见到大馆，在时尚之外，感受香港的历史、建筑和文化。